

種百一事故

火燒赤壁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
11
:

29

857.61
119.3
129



火燒赤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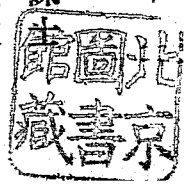
却說曹操連得二蔡與關澤二書。心中疑惑不定，聚衆謀



龐統

火燒赤壁

商議曰：『江左甘寧，被周瑜所辱，願爲內應；黃蓋受責，令關澤來納降；俱未可深信。誰敢直入周瑜寨中，探聽實信？』蔣幹進



808362

曰：『某前日空往東吳，未得成功，深懷慚愧。今願捨身再往，務得

實信，回報丞相。』操大喜，即時令蔣幹上船。幹駕小舟，徑到江南水寨邊，便使人傳報。

周瑜聽得幹又到，大喜曰：『吾之成功，只在此人身上。』遂囑付魯肅：『請龐士元來，爲我如此如此。』原來襄陽龐統，字士元，因避亂寓居江東。魯肅曾薦之於周瑜，統未及往見。瑜先使肅問計於統，曰：『破曹當用何策？』統密謂肅曰：『欲破曹兵，



須用火攻；但大江面上，一船着火，餘船四散，除非獻「連環計」，教他釘作一處，然後功可成也。」肅以告瑜，瑜深服其論，因謂肅曰：「爲我行此計者，非龐士元不可。」肅曰：「只怕曹操奸滑，如何去得？」

周瑜沈吟未決，正尋沒個機會，勿報蔣幹又來。瑜大喜，一面分付龐統用計，一面坐於帳上，使人請幹。幹見不來接，心中疑慮，教把船於僻靜岸口纜繫，乃入寨見周瑜。瑜作色曰：「子翼何故欺我太甚？」蔣幹笑曰：「吾想與你乃舊日弟兄，特來吐心腹事，何言相欺也？」瑜曰：「汝要說吾降，除非海枯石爛，前番吾念舊日交情，請你痛飲一醉，留你共榻，你却盜吾私書，不辭而去，歸報曹操，殺了蔡瑁，張允，致使吾事不成。今日無故又來，必不懷好意！吾

不看舊日之情，一刀兩段！本待送你過去，爭奈吾一二日間，便要破曹賊；若留你在軍中，又必有泄漏。」便教「左右！送子翼往西山菴中歇息。」——待吾破了曹操，那時渡你過去未遲。」

蔣幹再欲開言。周瑜已入帳後去了。左右取馬與蔣幹乘坐，送到西山小菴歇息，撥兩個軍人伏侍。幹在菴內，心中憂悶，寢食不安。是夜星露滿天，獨步出菴後，只聽得讀書之聲，信步尋去，見山岩畔有草屋數椽，內射燈光。幹往窺之，只見一人，挂劍燈前，誦孫吳兵書。幹思此必異人也，叩戶請見。其人開門出迎，儀表非俗。幹問姓名，答曰：「姓龐名統，字士元。」幹曰：「莫非鳳雛先生否？」統曰：「然也。」幹喜曰：「久聞大名，今何僻居此地？」答曰：「周瑜自恃才高，不能容物，吾故隱居於此。公乃何人？」幹曰：「吾



蔣幹也。」

統乃邀入草庵，共坐談心。幹曰：『以公之才，何往不利？如肯歸曹，幹當引進。』統曰：『吾亦欲離江東久矣。公既有引進之心，即今便當一行。如遲，則周瑜聞之，必將見害。』於是與幹連夜下山，至江邊尋著原船隻，飛棹投江北。既

至操寨，幹先入見，備述前事。操聞鳳雛先生來，親自出帳迎入，分賓主坐定，問曰：「周瑜年幼，恃才欺衆，不用良謀。操久聞先生大名，今得惠顧，乞不吝教誨。」統曰：「某素聞丞相用兵有法，今願一觀軍容。」

操教備馬，先邀統同觀旱寨。統與操並馬登高而望。統曰：「傍山依林，前後顧盼，出入有門，進退曲折，雖孫吳再生，亦不過此矣。」操曰：「先生勿得過譽，尙望指教。」於是又與同觀水寨。見向南分二十四座門，皆有艨艟戰艦，列爲城郭，中藏小船，往來有巷，起伏有序。統笑曰：「丞相用兵如此，名不虛傳！」因指江南而言曰：「周郎！周郎！尅期必亡！」

操大喜回寨，請入帳中置酒共飲，同說兵機。統高談雄辯，應

答如流。操深敬服，懇勲相待。統佯醉曰：『敢問軍中有良醫否？』操問何用。統曰：『水軍多疾，須用良醫治之。』時操軍因不服水土，俱生嘔吐之疾，多有死者。操正慮此事，忽聞統言，如何不問？統曰：『丞相教練水軍之法甚妙，但可惜不全。』操再三請問。統曰：『某有一策，使大小水軍並無疾病，安穩成功。』

操大喜，請問妙策。統曰：『大江之中，潮生潮落，風浪不息。北軍不慣乘舟，受此顛播，便生疾病。若以大船小船各皆配搭，或三十爲一排，或五十爲一排，首尾用鐵環連鎖，上鋪闊板，休言人可渡，馬亦可走矣。乘此而行，任他風浪潮水上下，復何懼哉？』曹操下席而謝曰：『非先生良謀，安能破東吳耶？』統曰：『愚淺之見，丞相自裁之。』操卽時傳令，喚軍中鐵匠，連夜打造連環大釘，鎖

住船隻。諸軍聞之，俱各喜悅。

龐統又謂操曰：『某觀江左豪傑，多有怨周瑜者。某憑三寸舌，爲丞相說之，使皆來降。周瑜孤立無援，必爲丞相所擒。瑜既破，則劉備無所用矣。』操曰：『先生果能成大功，操請奏聞天子，封爲三公之列。』統曰：『某非爲富貴，但欲救萬民耳。丞相渡江，慎勿殺害。』操曰：『吾替天行道，安忍殺戮人民？』統拜求榜文，以安宗族。操曰：『先生家屬，見居何處？』統曰：『只在江邊。若得此榜，可保全矣。』

操命寫榜簽押付統。統拜謝曰：『別後可速進兵，休待周郎知覺。』操然之。統拜別，至江邊，正欲下船，忽見岸上一人，道袍竹冠，一把扯住統曰：『你好大膽！黃蓋用苦肉計，闕澤下詐降書，你

又來獻連環計，只恐燒不盡絕！這等毒手，只好瞞曹操，須瞞我不得！」龐統聞言，喫了一驚；回視其人，卻是徐庶。統見是故人，心下方定；回顧左右無人，乃曰：「你若說破我計，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，皆是你送了也！」庶笑曰：「此間八十三萬人馬，性命如何？」統曰：「元直——徐庶表字——真欲破我計耶？」庶曰：「吾感劉皇叔厚恩，未嘗忘報。曹操送死吾母，吾已說過終身不設一謀，今安肯破兄良策？只是我亦隨軍在此，兵敗之後，玉石不分，豈能免難？君當教我脫身之術，我即緘口遠避矣。」統笑曰：「元直如此高見遠識，諒此有何難哉？」庶曰：「願先生賜教。」統去徐庶耳邊，略說幾句。庶大喜，拜謝。龐統別卻徐庶下船，自回江東。

且說徐庶當晚密使近人去各寨中暗布謠言。次日，寨中三

三五五、交頭接耳而說。早有探事人報知曹操，說：『軍中傳言西涼州韓遂馬騰謀反，殺奔許都來。』操大驚，急聚衆謀士商議曰：『吾引兵南征，心中所憂者，韓遂馬騰耳。軍中謠言，雖未辨虛實，然不可不防。』

言未畢，徐庶進曰：『庶蒙丞相收錄，恨無寸功報效。請得三千人馬，星夜往散關把住隘口。如有緊急，再行告報。』操喜曰：『若得元直去，吾無憂矣。』散關之上，亦有軍兵，公統領之。目下撥三千馬步軍，命臧霸爲先鋒，星夜前去，不可稽遲。』徐庶辭了曹操，與臧霸便行。此便是龐統救徐庶之計。

曹操自遣徐庶去後，心中稍安，遂上馬先看沿江旱寨，次看水寨。乘大船一隻於中央，上建『帥』字旗號，兩旁皆列水寨，船

上埋伏弓弩千張。操居於上。時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，天氣晴明，平風靜浪。操令置酒設樂於大船之上，會聚衆將，暢飲賦詩，按下不提。

卻說周瑜與諸葛亮既定共破曹操之策，諸事早安排妥當，只須二十日東風一起，便可進兵。諸葛亮遂回去調遣兵馬，準備擒捉曹操。周瑜請程普魯肅一班軍官，在帳中伺候，一面關報孫權接應。黃蓋已自準備火船二十隻——船頭密布大釘，船內裝載蘆葦乾柴，灌以魚油，上鋪硫磺焰硝引火之物，各用青布油單遮蓋；船頭上插青龍牙旗，船尾各繫走舸。——在帳下聽候，只等周瑜號令。甘寧闕澤窩盤蔡和蔡中在水寨中，每日飲酒，不放一卒登岸。周圍盡是東吳軍馬，把得水泄不通。只等帳上號令下來。

周瑜正在帳中坐議，探子來報：『吳侯船隻離寨八十五里停泊，只等都督好音。』瑜卽差魯肅遍告各部下官兵將士：『俱各收拾船隻軍器帆櫓等物。號令一出，時刻休違。倘有違誤，卽按軍法。』衆兵將得令，一個個磨拳擦掌，準備廝殺。

是日看看近夜，天色清明，及將近三更時分，忽聽風聲響，旗旛轉動。瑜出帳看時，旗帶竟飄西北，遂喚集諸將聽令。先教甘寧帶了蔡中並降卒沿南岸而走：『只打北軍旗號，直取烏林地面，正當曹操屯糧之所。深入軍中，舉火爲號。只留下蔡和一人在帳下，我有用處。』第二喚太史慈分付：『你可領三千兵，直奔黃州地界，斷曹操合淝接應之兵，就逼曹兵放火爲號，只看紅旗，便是吳侯接應兵到。』這兩隊兵最遠先發。第三喚呂蒙領三千兵，去

烏林接應甘寧，焚燒曹操寨柵。第四喚凌統領三千兵，直截彝陵界首，只看烏林起火，以兵應之。第五喚董襲領三千兵，直取漢陽；從漢川殺奔曹操寨中，看白旗接應。第六喚潘璋領三千兵，盡打白旗往漢陽接應董襲。

六隊船隻，各自分路去了。卻令黃蓋安排火船，使小卒馳書約曹操今夜來降。一面撥戰船四隻，隨於黃蓋船後接應。第一隊領兵軍官韓當，第二隊兵軍官周泰，第三隊領兵軍官蔣欽，第四隊領兵軍官陳武，四隊各引戰船三百隻，前面各排列火船二十隻。周瑜自與程普在大艨艟上督戰，徐盛丁奉爲左右護衛，只留魯肅共闕澤及衆謀士守寨。

卻說孫權差使命持兵符至，說已差陸遜爲先鋒，直抵蘄黃



地面進兵，吳侯自爲後應。瑜又差人
西山放火礮，南屏山舉號旗。各各準
備停當，只等黃昏舉動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劉玄德在夏口
專候孔明回來，忽見一隊船到，乃是
公子劉琦自來探聽消息。玄德請上
敵樓坐定，說：『東南風起多時，子龍
去接孔明，至今不見到，吾心甚憂。』
小校遙指樊口港上，『一帆風送扁
舟來到，必軍師也。』玄德與劉琦下
樓迎接。須臾船到，孔明子龍登岸。玄

德大喜。問候畢，孔明曰：『且無暇告訴別事。前者所約軍馬戰船，皆已辦否？』玄德曰：『收拾久矣，只候軍師調用。』

孔明便與玄德、劉琦升帳坐定，謂趙雲曰：『子龍可帶三千軍馬，渡江徑取烏林小路，揀樹木蘆葦密處埋伏。今夜四更以後，曹操必然從那條路奔走。等他軍馬過，就半中間放起火來。雖然不殺他盡絕，也殺他一半。』雲曰：『烏林有兩條路：一條通南郡，一條取荊州。不知向那條路來？』孔明曰：『南郡勢迫，曹操不敢往，必來荊州，然後大軍投許昌而去。』

雲領計去了。又喚張飛曰：『翼德可領三千兵渡江，截斷彝陵這條路，去葫蘆谷口埋伏。曹操不敢走南彝陵，必望北彝陵去。來日雨過，必然來埋鍋造飯。只看烟起，便就山邊放起火來。雖然

捉不得曹操，翼德這場功，料也不小。」

飛領計去了。又喚糜竺、糜芳、劉封三人，各駕船隻，遶江勦擒敗軍，奪取器械。三人領計去了。孔明起身，謂公子劉琦曰：「武昌一望之地，爲緊要。公子便請回，率領所部之兵，陳於岸口。操一敗必有逃來者，就而擒之，卻不可輕離城郭。」劉琦便辭玄德、孔明去了。孔明謂玄德曰：「主公可於樊口屯兵，恁高而望，坐看今夜周郎成大功也。」

時雲長在側，孔明全然不睬。雲長忍耐不住，乃高聲曰：「關某自隨兄長征戰許多年來，未嘗落後。今日逢大敵，軍師卻不委用，此是何意？」孔明笑曰：「雲長勿怪。某本欲煩足下把一個最緊要的隘口，怎奈有些障礙處，不敢教去。」雲長曰：「有何障礙？」

願卽見諭。』孔明曰：『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，足下當有以報之。今日操兵敗，必走華容道。若令足下去時，必然放他過去。因此不敢教去。』

雲長曰：『軍師好心多！當日曹操果是重待某，某已斬顏良，誅文醜，解白馬之圍，報過他了。今日撞見，豈肯輕放？』孔明曰：『倘若放了時，卻如何？』雲長曰：『願依軍法。』孔明曰：『如此立下文書。』雲長便與了軍令狀。雲長曰：『若曹操不從那條路上來，如何？』孔明曰：『我亦與你軍令狀。』

雲長大喜。孔明曰：『雲長可於華容小路高山之處，堆積柴草，放起一把火烟，引曹操來。』雲長曰：『曹操望見烟，知有埋伏，如何肯來？』孔明笑曰：『豈不聞兵法虛虛實實之論？操雖能用

兵，只此可以瞞過他也。他見煙起，將謂虛張聲勢，必然投這條路來。將軍休得容情。』

雲長領了將令，引關平、周倉並五百校刀手，投華容道埋伏去了。玄德曰：『吾弟義氣深重，若曹操果然投華容道去時，只恐端的放了。』孔明曰：『亮預料操賊未合身亡，留這人情，教雲長做了，亦是美事。』玄德曰：『先生神算，世所罕及！』孔明遂與玄德往樊口，看周瑜用兵，留孫乾、簡雍守城。

卻說曹操在大寨中，與衆將商議，只等黃蓋消息。當日東南風起甚緊，程昱入告曹操曰：『今日東南風起，宜預隄防。』操笑曰：『冬至一陽生，來復之時，安得無東南風？何足爲怪？』

軍將忽報江東一隻小船來到，說有黃蓋密書。操急喚入。其

人呈上書。書中訴說：『周瑜關防得緊，因此無計脫身。今有鄱陽湖新運到糧，周瑜差蓋巡江，已有方便。好歹殺江東名將，獻首來降。只在今晚三更，船上插青龍牙旗者，卽糧船也。』操大喜，遂與衆將來到水寨中大船上，觀望黃蓋船到。

再說江東天色向晚，周瑜喚出蔡和，令軍士縛倒，捉至江邊。早纛旗下，奠酒燒紙，斬了蔡和，用血祭旗畢，便令開船。黃蓋在第三隻火船上，獨披掩心，手提利刀，旗上大書『先鋒黃蓋』。蓋乘一天順風，望赤壁進發。

是時東風大作，波浪洶湧。操在中車遙望隔江，看看月上，照耀江水，如萬道金蛇，翻波戲浪。操迎風大笑，自以爲得志。忽一軍指說：『江南隱隱一簇帆幔，使風而來。』操恁高望之，報稱：『皆

播青龍牙旗。內中有大旗，大書先鋒黃蓋名字。操笑曰：「公覆來降，此天助我也！」

來船漸近。程昱觀望良久，謂操曰：「來船必詐。且休教近寨。」操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程昱曰：「糧在舟中，船必穩重。今觀來船，輕而且浮，更兼今夜東南風甚緊，倘有詐謀，何以當之？」操省悟，便問：「誰去止之？」文聘曰：「某在水上頗熟，願請一往。」言畢，跳下小船，用手一指，十數隻巡船，隨文聘船出。聘立在船頭，大叫：「丞相鈞旨，南船且休近寨，就江心拋住。」衆軍齊喝：「快下了篷！」

言未絕，弓弦響處，文聘被箭射中左臂，倒在船中。船上大亂，各自回奔。南船距操寨，止隔二里水面。黃蓋用刀一招，前船一齊

發火。火趁風威，風助火勢，船如箭發，烟焰障天，二十隻火船，撞入水寨。操寨中船隻一時盡著，又被鐵環瑣住，無處逃避。隔江礮響，四下火船齊到，但見江面上，火逐風飛，一派通紅，漫天徹地。

曹操回觀岸上營寨，幾處煙火。黃蓋跳在小船上，背後數人駕舟，冒煙突火，來尋曹操。操見勢急，方欲跳上岸，忽張遼駕一小腳船，扶操下得船時，那隻大船已燒著了。張遼與十數人保護曹操，飛奔岸口。黃蓋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，料是曹操，乃催船速進，手提利刀，高聲大叫：『曹賊休走！黃蓋在此。』操叫苦連聲。張遼拈弓搭箭，覷黃蓋較近，一箭射去。此時風聲正大，黃蓋在火光中，那裏聽得弓弦響，正中肩窩，翻身落水。

張遼既射黃蓋下水，救得曹操登岸，急急尋著馬匹走時，軍



已大亂。是時，韓當冒煙突火來攻水寨，忽聽得士卒報道：『後梢舵上一人，高叫將軍表字。』韓當細聽，但聞高叫：『公義救我！』當日：『此黃公覆也！』急救救起。見黃蓋負著箭傷，咬出箭桿，箭頭陷在肉內。韓當急爲脫去溼衣，用刀剗出箭頭，扯旗束之，脫自己戰袍與黃蓋穿了，先令別船送回大寨醫治。原來黃蓋深知水性，故大寒之時，和甲墮江，也逃得性命。卻說當時滿江火滾，喊聲震地。

左邊是韓當蔣欽，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；右邊是周泰陳武，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；正中是周瑜程普徐盛丁奉，大隊船隻都到。火須兵應，兵仗火威。此正是三江水戰，赤壁鏖兵。曹軍著槍中箭，火焚水溺者，不計其數。

不說江中鏖兵。且說甘寧令蔡中引入曹寨深處，寧將蔡中一刀砍於馬下，就草上放起火來。呂蒙遙望中軍火起，也放十數處火，接應甘寧。潘璋董襲分頭放火，吶喊。四下裏鼓聲大震。曹操與張遼引百餘騎，在火林內走，看前面無一處不著。

正走之間，毛玠救得文聘，引十數騎到。曹操令軍尋路。張遼指道：『只有烏林，地面空闊，可走。』操徑奔烏林。

正走間，背後一軍趕到，大叫『曹賊休走！』火光中現出呂

蒙旗號。操催軍馬向前，留張遼斷後，抵敵呂蒙。卻見前面火把又起，從山谷中擁出一軍，大叫『凌統在此！』曹操肝膽皆裂。忽刺斜裏一彪軍到，大叫：『丞相休慌！徐晃在此！』彼此混戰一場，一路望北而走。忽見一隊軍馬，屯在山坡前。徐晃出問，乃是袁紹手下降將馬延、張顗，有三千北地軍馬，列寨在彼。當夜見滿天火起，未敢輕動，恰好接著曹操。

操教二將引一千軍馬開路，其餘留著護身。操得這枝生力軍馬，心中稍安。馬延、張顗二將飛騎前行。不到十里，喊聲起處，一彪軍出，爲首一將，大呼曰：『吾乃東吳甘興霸也！』馬延正欲交鋒，早被甘寧一刀斬於馬下。張顗挺槍來迎，寧大喝一聲，措手不及，被寧手起一刀，翻身落馬。後軍飛報曹操。

操此時只望合淝有兵救應，不想孫權在合淝路口，望見江中火光，知是我軍得勝，便教陸遜舉火爲號。太史慈見了，與陸遜合兵一處，衝殺將來。操只得望彝陵而走。路上撞見張郃，操令斷後。縱馬加鞭，走至五更，回望火光漸遠，操心方定，問曰：「此是何處？」左右曰：「此是烏林之西，宜都之北。」

操見樹木叢雜，山川險峻，乃於馬上仰面大笑不止。諸將問曰：「丞相何故大笑？」操曰：「吾不笑別人，單笑周瑜無謀，諸葛亮少智。若是吾用兵之時，預先在這裏伏下一軍，如之奈何？」

說猶未了，兩邊鼓聲震動，火光冲天而起，驚得曹操幾乎墜馬。刺斜裏一彪軍殺出，大叫：「我趙子龍奉軍師將令，在此等候多時了！」操叫徐晃、張郃雙敵趙雲，自己冒煙突火而去。子龍不

來追趕，只顧搶奪旗幟。曹操得脫。天色微明，黑雲罩地，東南風尙不息。忽然大雨傾盆，溼透衣甲。操與軍士冒雨而行，諸軍皆有飢色。操令軍士往村落中劫掠糧食，尋覓火種。方欲造飯，後面一軍趕到。操心甚慌。原來卻是李典、許褚保護著衆謀士來到。

操大喜，令軍馬且行，問：『前面是那裏地面？』人報：『一邊是南彝陵大路，一邊是北彝陵山路。』操問：『那裏投南郡、江陵去近？』軍士稟曰：『取南彝陵過葫蘆口去最便。』操教走南彝陵。行至葫蘆口，軍皆飢餒，行走不上，馬亦困乏，多有倒於路者。操教前面暫歇。馬上有帶得爐鍋的，也有村中掠得糧米的，便就山邊揀乾處埋鍋造飯，割馬肉燒吃。盡皆脫去溼衣，於風頭吹曬。馬皆摘鞍野放，咽咬草根。

操坐於疏林之下，仰面大笑。衆官問曰：『適來丞相笑周瑜，諸葛亮引惹出趙子龍來，又折了許多人馬，如今爲何又笑？』操曰：『吾笑諸葛亮周瑜，畢竟智謀不足。若是我用兵時，就這個去處，也埋伏一彪軍馬，以逸待勞，我等縱然脫得性命，也不免重傷矣。彼見不到此，我是以笑之。』

正說間，前軍後軍一齊發喊。操大驚，棄甲上馬。衆軍多有不及收馬者。早見四下火煙布合山口，一軍擺開，爲首乃燕人張翼，德橫刀立馬大叫：『操賊走那裏去！』諸軍衆將見了張飛，盡皆胆寒。許褚騎無鞍馬，來戰張飛。張遼徐晃二將，縱馬也來夾攻。兩邊軍馬混戰做一團。操先將馬走脫，諸將各自脫身。張飛從後趕來。操連遑奔逃，追兵漸遠，回顧衆將多已帶傷。

正行間，軍士稟曰：『前面有兩條路，請問丞相從那條路去？』操問：『那條路近？』軍士曰：『大路稍平，卻遠五十餘里；小路投華容道，卻近五十餘里。只是地窄路險，坑坎難行。』操令人上山觀望，回報：『小路山邊有數處煙起，大路並無動靜。』操教前軍便走華容道小路。諸將曰：『烽煙起處，必有軍馬，何故反走這條路？』操曰：『豈不聞兵書有云：「虛則實之，實則虛之。」』諸葛亮多謀，故使人於山僻燒煙，使我軍不敢從這條山路走，他卻伏兵於大路等著。吾料已定，偏不教中他計！』諸將皆曰：『丞相妙算，人所不及。』遂勒兵走華容道。此時人皆飢倒，馬盡困乏，焦頭爛額者扶策而行，中箭著槍者勉強而走。衣甲溼透，個個不全。軍器旗旛，紛紛不整。大半皆是彝陵道上被趕得慌，只騎得禿馬，鞍

轡衣服盡皆拋棄。正值隆冬嚴寒之時，其苦何可勝言。

操見前軍停馬不進，問是何故？回報曰：『前面山僻路小，因早晨下雨，坑塹內積水不流，泥陷馬蹄，不能前進。』操大怒，叱曰：『軍旅逢山開路，遇水疊橋，豈有泥濘不堪行之理！』傳下號令，教老弱中傷軍士在後慢行，強壯者担土束柴，搬草運蘆，填塞道路，務要即時行動；如違令者斬。衆軍只得都下馬，就路旁砍伐竹木，填塞山路。操恐後軍來趕，令張遼許褚徐晃引百騎執刀在手，但遲慢者便斬之。

操喝令人馬沿棧而行，死者不可勝數。號哭之聲，於路不絕。操怒曰：『生死有命，何哭之有！如再哭者立斬！』三停人馬，一停落後，一停填了溝壑，一停跟隨曹操。過了險峻，路稍平坦。操回顧

止有三百餘騎隨後，並無衣甲袍鎧整齊者。操催速行。衆將曰：『馬盡乏矣，只好少歇。』操曰：『趕到荊州將息未遲。』又行不到數里，操在馬上揚鞭大笑。衆將問：『丞相何又大笑？』操曰：『人皆言周瑜諸葛亮足智多謀，以吾觀之，到底是無能之輩。若使此處伏一旅之師，吾等皆束手受縛矣。』

言未畢，一聲礮響，兩邊五百校刀手擺開，爲首大將關雲長，提青龍刀，跨赤兔馬，截住去路。操軍見了，亡魂喪胆，面面相覷。操曰：『既到此處，只得決一死戰。』衆將曰：『人縱然不怯，馬力已乏，安能復戰？』程昱曰：『某素知雲長傲上而不忍下，欺強而不凌弱，恩怨分明，信義素著。丞相舊日有恩於彼，今只親自告之，可脫此難。』操從其說，卽縱馬向前，欠身謂雲長曰：『將軍別來無

恙？』雲長亦欠身答曰：『關某奉軍師將令，等候丞相多時。』操



曰：『曹操兵敗勢危，到此無路，望將軍以昔之情爲重。』雲長曰：『昔日關某雖蒙丞相恩厚，然已斬顏良，誅文醜，解白馬之危，以奉報矣。今日之事，豈敢以私廢公？』操曰：『五關斬將之時，還能記否？丈夫以信義爲重。還望將軍不爲已甚！』

雲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，想起當日曹操許多恩義，與後來五關斬將之事，如何不動心？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，越發心中不忍。於是把馬頭勒回，謂衆軍曰：『四散擺開。』這個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。操見雲長回馬，便和衆將一齊衝將過去。雲長回身時，曹操已與衆將過去了。雲長大喝一聲，衆軍皆下馬，哭拜於地。雲長愈加不忍。正猶豫間，張遼驟馬而至。雲長見了，又動故舊之情，長歎一聲，並皆放去。

曹操既脫華容之難，行至谷口，回顧所隨軍兵，止有二十七騎。比及天晚，已近南郡，火把齊明，一簇人馬攔路。操大驚曰：『吾命休矣！』只見一羣哨馬衝到，方認得是曹仁軍馬。操纔心安。曹仁接著，言：『雖知兵敗，不敢遠離，只得在附近迎接。』操曰：『幾

與汝不相見也！』

於是引衆入南郡安歇。隨後張遼也到，說雲長之德。操點將校中傷者極多，操皆令將息。

次日，操喚曹仁曰：『吾今暫回許都，收拾軍馬，必來報仇。汝可保全南郡。吾有一計，密留在此，非急休開，急則開之。依計而行，使東吳不敢正視南郡。』仁曰：『合淝襄陽，誰可保守？』操曰：『荊州託汝管領，襄陽吾已撥夏侯惇把守。合淝最爲緊要之地，吾令張遼爲主將，樂進李典爲副將，保守此地。但有緩急，飛報將來。』

操分撥已定，遂上馬引衆奔回許昌。荊州原降文武各官，依舊帶回許昌調用。曹仁自遣曹洪據守彝陵南郡，以防周瑜。

卻說關雲長放了曹操，引軍自回。此時諸路軍馬，皆得馬匹器械錢糧，已回夏口。獨雲長不獲一人一騎，空身回見玄德。孔明



正與玄德作賀，忽報雲長至。孔明忙離坐席，執盃相迎，曰：「且喜將軍立此蓋世之功，除普天下之大害，合宜遠接慶賀。」

雲長默然。孔明曰：「將軍莫非因吾等不曾遠接，故爾不樂？」回

顧左右曰：『汝等緣何不先報？』雲長曰：『關某特來請死。』孔明曰：『莫非曹操不曾投華容道上來？』雲長曰：『是從那裏來。』關某無能，因此被他走脫。』孔明曰：『拏得甚將士來？』雲長曰：『皆不曾拏。』孔明曰：『此是雲長想曹操昔日之恩，故意放了。』但既有軍令狀在此，不得不按軍法。』遂叱武士推出斬之。玄德曰：『昔吾三人結義時，誓同生死。今雲長雖犯法，不忍違卻前盟。望權記過，容將功贖罪。』孔明方纔饒了雲長。

綠荷女士編

模範兒童

（折七）角二價定冊一

本書係供給高級小學生所閱讀，書中敘述各國名人在少年時代的種種軼事，極詳極盡，富有興趣。文字淺顯，敘事暢達，兒童讀此，對於道德上及學問上都能進步不少，小學圖書館中，不可不備。

全書目次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1. 華盛頓的少年時代 | 7. 哥倫布 |
| 2. 達爾文的少年時代 | 8. 富爾頓 |
| 3. 林肯的少年時代 | 9. 正直的密查爾 |
| 4. 孤兒院的創始者奧文 | 10. 改良郵政的薛爾 |
| 5. 佛蘭克林 | 11. 有趣的邱費爾 |
| 6. 斯蒂芬生 | 12. 生物學家赫胥爾 |

上海大眾書局發行

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



7	67
9	3
29	